南陽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陽集

趙湘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采然。恨未見其多。嘗醴亟醻。聞雅音不竟曲。其嗛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憤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期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齎恨大宵。與化而蟫。報亨之昧昧。使仁鄙一歸于數。可勝歎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藉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壯。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天于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趾。復有名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歿。其言立。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尚無憾云。雍丘宋祁撰。

南陽集目錄

卷一
賦三首　雅八首
頌二首
卷二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五言排律二首
卷三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論二首
七言絕句五首
卷四
箴銘六首　解一首
辨四首
卷五
說四首

序六首

卷六

雜著六首

臣等謹案南陽集宋趙湘撰湘字叔靈其先自京兆徙家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孫何榜進士卽熙寧名臣資政殿大學士趙抃之祖也宋史抃傳不著世系故湘仕履始末亦不具于史惟蘇軾爲抃作碑稱湘官廬州廬江尉其後追贈司徒則以抃貴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刻錄載其刻中齊唐郎中所居詩一首方輿勝覽載其方廣寺石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水墨巒上人贈張處士詩二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洞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多裒之尙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日稀是亦難覯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劉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眞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又回所選瀛奎律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其人之清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者甚至然回錄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觀之大抵運意清新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實與雕鏤瑣碎務趨僻澀者迥殊其古文亦掃除排偶有李翺皇甫湜孫樵之遺

非五季諸家所可及。沈埋晦蝕。幾數百年。今逢聖代右文。復得掇拾散亡。表見于世。豈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氣終莫可掩歟。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殊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知其所短則可矣。方回又稱淸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抒所編。宋祁、歐陽修皆預裁定。名流精鑒。體例當必可觀。惜其目次已不可攷。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具錄如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南陽集卷一

宋 趙湘撰

賦

正性賦

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從而正之則爲仁爲義爲剛直爲果毅其于君也爲唐堯爲虞舜爲禹湯爲文武其于臣也爲夔龍爲伯益爲皐陶爲說爲申皆是也其于教也爲尹爲旦爲丘爲軻反而邪之爲詭爲詐爲淫亂爲錯雜其于君也爲夏桀爲商受爲秦始爲隋煬其于臣也爲檮杌爲窮奇爲管爲蔡爲高爲斯其于教也爲楊爲墨爲申爲韓抑邪之正損益可知也士君子立身將保太和決利貞非正性則不可得故作正性賦

噫嘻乎淳和之遯兮天性靡常澆漓之生兮錯雜玄黃執之以正兮厥道彌昌捨之而邪兮其道將亡悲夫君子之爲性兮豈不宅正而居方將卜基于聖闈兮實爲其良薙詭譎之根兮投彼遐荒騁忠良之砥兮卽乎中央斤道斧德兮振乎紀綱繩聖墨賢兮求諸棟梁崇仁乎高墉兮壘義乎牆隅禮于廡兮作樂于廊惟聰啓戶兮惟明啓房惟智是奧惟孝是堂始經中而營外終藻文而繪章嚴其闈兮魑魅不得而飛揚職其事兮淫亂不得而弛張次三皇兮爲虞而爲唐後二帝兮爲禹而爲湯尹完旦葺兮其址熒煌

丘整軻修兮厥道芬芳伊姦回之肆毒兮情性爲殃惟昏愚之嗜味兮仁義攸荒隨澆逐浮兮深爲滄浪積亂堆邪兮如彼高岡蠹壞朽桷兮爲韓爲莊拔柱傾基兮爲墨爲楊始絕聖棄智兮其禍微茫終反道敗德兮罹毒汪洋孰當救之兮捨短從長非正夫性兮其何以當惟其固之兮罔用弗臧俾之求象兮繫于苞桑

姑蘇臺賦

勾踐病使西施來夫差悅作姑蘇臺于是闔閭築蘭基煙搆月屹屹而立出巖谷之超絕雕沈鏤檀塗霞甃雪搜瓊取瑰疑山之枯懸珠錯金畏海之竭參其上若天門之欲逼壓其下若地軸之將折楹飛鳥礙欄倚雲截山其節藻其棁欲使西施慰其心而旦夕望越復盧其神魂之未樂命金石絲竹發宮商羽角秦聲鄭聲日月更作衆喧吞之于管萬籟沈之于索霓裳參差若晴霞之未移歌喉宛轉若貫珠之在茲肉如山焉或腐而棄之酒如河焉或厭而傾之遂使一人兩人笑而千人萬人悲一人兩人飫而千人萬人飢悲者之聲百倍于歌之聲飢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醒嗚呼夫差之心也西施樂則知天下人不樂則不知知者則憂其憂不知者亦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懽則聞天下人哀則不聞聞者則憂其不懽不聞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所裁忠臣之言賤如紅埃一旦樂極越兵東來歌變舞罷棬崩桷摧以金以玉爲塵爲灰麋兮鹿兮優哉游哉嘻吾不知西子登是臺也望越耶待越耶樂吳耶醉吳耶向使夫差憂吳之民如西子固吳之疊如姑蘇則雖鴟夷之籌白救無慘何暇爲人謀吳之滅也人或悲之吳

之後也秦其鄰之秦人亦悲悲之未終變之爲阿房宮阿房之後魏人復哀哀之未已變之爲銅雀臺銅雀之後陳人知之陳不自見變之爲水殿水殿之間隋君及之隋不自憂變之爲迷樓迷樓之後知之而不自知者雖百世可知也吁

後感知賦 并序

前感知賦隴西李翺作其感梁補闕肅也後感知賦南陽趙湘作其感羅著作處約也端拱二年秋九月湘窮悴在衢適羅君銜欽恤之命南來湘始聞羅君好詩復以王命迅遽罔以留駕不暇以所爲文爲贄但獻詩二軸就館一見稱賞過分且曰當垂名爾豈止博一第換一官而已余當力薦子之善于公卿大夫之前也逮夫去衢赴輦下過蘇杭揚泗之間逢知識之士往往不語他事而騰口振齒首鼓其名南北之人有來衢言是事時時聞之踰一年羅君不祿湘不幸也又一年湘由再舉抵京師復于朋友間聞君吹唱之聲猶在耳也又聞以湘章句題公卿屋壁間其志也蓋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然後共成之聆其說酸腑墮睫不知身之所以處也嗚呼知己不易得也羅君當時之譽確然未嘗輕許湘也何人獲譽如是得非天與之而又奪之耶所以恨者惟始一見未得盡贄文藝是所贄之淺而受知之深矣苟天授羅君使湘再見得罄所有羅君必當直薦于明天子之前況于公卿大夫乎不知梁肅之知李翺能如是乎噫趙湘之賢不如李翺羅君之知踰于梁肅是使湘泣血增感不知天之奪羅君耶厄趙湘耶因作後感知賦比夫翺之作

或辭有所淺而感有所深者亦無多愧也其辭曰

惟歲庚子西風其凉余未知名悴于遐荒羅君駕軺聿來南鄉其儀鏘鏘其聲煌煌文價沸騰以充四方余將求知槩于道芳始聞好詩風教用昌因貢其有僅三十章始獻刺而登門終覽辭而登堂一見君子婉兮清揚鼓舌大稱發言尤良若金應石類宮入商確謂其藝垂名必當一第匪艱一官乃常吾歸京師子詩在囊公卿大夫吾其首揚去衢赴京道阻且長或經蘇而涉杭或過泗而館揚逢人有言益稱尤臧聽者在側視者在旁心怪色變眉伸目張自東自西或昭或彰洎止帝墟厥臂思攘嘗題獻詞公卿之牆奮于異人啓于周行詢我且譽于湘有光將使立事乎清朝受吉乎黃裳辛丑不幸羅君云亡日惟血零心如刃傷上不可窮乎高天之蒼蒼下不可問乎厚地之茫茫嗚呼羅君天胡不祥知我之深曷罹其殃昔梁去世翺既顛兮且狂今羅奄泉湘亦悽而復惶湘之文莫甚乎翺羅之知特深于梁羅生則余之道兮汪洋羅沒則余之道兮微茫噫嘻噫嘻天錫余知何始與也而終奪之羅之知兮若是余欲報兮何爲朝夕之池兮余謂可以挹嶔巇之華兮余謂可以持惟羅之知兮雖今日後日徒念茲在茲羅君去兮余將疇依不遇厥德雖恨可追已而已而

雅

聖號雅二篇

法天宋天子所以神也

天監王德。莫如宋赫。宋道平平。莫如法天。皇法昊天。覆罔攸私。達乎鬼方。化被孔時。維戩維祿。維生維育。被彼蟲魚。及爾草木。惟命克遂于其有俶。皇振厥猷。法天以寧。我法我度。我經我營。或風或雨。或雷或霆。日月昭然。奮皇之明。霜肅以平。露澤以清。左右百辟。爛兮數星。皇實法之。配道無作。始則以寬。終靡庸度。嗚呼下民。亦孔之莫。皇鑑下土。將安將樂。皇視四方。匪醜匪惡。法爾天永。民禱斯恪。

法天三章。一章十四句。二章章十二句。

崇道皇自道也。

赫赫君道。皇其崇之。遹彼丕教。皇實基之。維基伊何。實以無爲。海隅蒼生。被服熙熙。天下既平。狄人既庭。其棘匪勞。神聖以寧。無亂斯聰。無惑斯明。衣裳自垂。冕旒是凝。烝哉皇極。道靡有息。勤勤以暮。罔視其迹。鑿飲自鼓。耕食自績。維相以歌。勿荷後辟。皇宅斯道。汗汗浩浩。賢俊莘莘。鐘鼓考考。爰煦爾赤。爰妥其老。樂只萬國。寧德攸寶。皇道靡徹。載昭載晰。克彼有截。萬國是悅。皇矣聖朝。綿爾瓜瓞。是崇是潔。萬世貽厥。

崇道五章。章八句。

頌

宋頌并序

臣湘言。古皇王之德。若日月流乾。江河注坤。烜赫不沒。浩浩無息。雖鳥獸魚鼈草木動植之類。咸

盡性命。保合不道。章人憲物。橫今亘古。彝倫攸叙。文武不墜。故厥猷塞夷夏。功德弗窮。括而書之。爲三墳。爲五典。爲八索。爲九丘。然後謨訓誥誓詩頌銘贊等相繼而興。咸以紀聖人之績。述其行道敷德演教暢化。使後世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治而弗忒焉。故稱唐堯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又曰明四目達四聰。稱禹稱湯稱文稱武。皆有道焉。周公旦召公奭。大聖大賢。揖撫雅頌。唱聖君賢臣之大業。發五聲八音。風騰四方。治則頌亂則刺。聖人之道。不爲巖穴之人而拾遺。是以尹吉甫召穆公等。皆極宣王之頌。厥後兩漢之名士。頗能頌皇王之風。若相如、揚雄、班固、司馬遷。尤篤是事。凡炎漢之事迹。罔不研極。晉宋齊梁。累累有焉。然其時君之道。或沿襲之不至。故厥頌之風。亦漸微弱。陳隋雖有文學之士。頌爲淫哇。雅正之風。遂息。嬪末皇唐發揮帝圖。頌延上聖。下明遠邇。祇肅斯文。既盛。頌聲甚聞。其末及季。千跳梁擲六馬奮踶。朽索遂翦。草草後君。文勢頗僻。巫詞淫唱。不生清風。頌源蕪汗。流失其暢。繇是四海之內。離析崩散。山不連帶。河不續礪。車既異軌。書復殊文。仁義禮樂。其將顛耶。怨怒哀思。紛然聒聰。上帝降監。矜及下土。祚我炎宋。綽復其道。太祖皇帝。率受天命。璿璣七齊。班瑞羣牧。追二帝之道。體三代之事。流凶舉賢。舞羽階陛。荆琛湖賨。南盡海際。比于庸蜀。微盧彭濮人。聲教一被。罔不率服。蠢爾含戴。久翳倏旭。渴飲飢食。暑凉寒燠。普天之下。莫不受福。今皇帝纂位。立極光照天地。浙右士獻太原面縛。黃鉞白旄。不秉左右。天下大定。日月所照。風露所霑。鴻賓葵捧。一一

無異然後張廢禮修墜樂驅信馳惠浸仁沐義宗廟社稷郊祀耕籍之事歲無虛焉徇路之器立春以鳴區宇文物翕然爲變嘉祥上瑞若麗天者蟠地者懸于雨露者附于草木者奇爲禽獸者豐爲稼穡者維月繫日維日繫時知良史之不遑暇食至于拳拳待天下賢俊躬試而親禮升降黜陟坦然明白由是左夔右龍前稷後契凡百執事駿奔走莫不克賢風教輯睦天地肅節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今推尊吾君之道克定天下不因流杵之血守文于域中恬澹沖寂恭已南面姦回汨沈正直飛舉誥未出而俗化典將啓而時行所謂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豈功不出于武王哉易傳之稱堯舜者豈止待于堯舜而不待于後之聖君焉是冥符之道不在沿襲者非天與天授乎故觀吾君者可以知堯舜焉可以識易傳焉武王之功既未盡善夫豈下乎宣王之道耶詩人之頌宣王輝煥赫奕至于今日而吾君之道詎宜默默乎方今左右前後巖穴藪澤悉多聰明之人而頌吾君者莫不衆也然吾君之功業雖竭天下之知慧聚天下之筆舌豈能罄露其淵奧故天地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吾君之道亦然也然而生其時爲儒冠而不能薄頌仁聖之業亦負笑于樵夫爾臣湘謹清淨心意盥沐舌髮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爲宋頌以告于神明其辭曰

九區混茫皇天錫皇義教農化勛紀華彰繼華于禹承禹于湯比于文武逮其成康聖道攸傳富壽無疆隋之棄仁天命不常殲厥侈毒祚歸巨唐唐孫復昏蕩于四方民瘼其咨逾于懷襄草創中間崩析滋章

割山裂川。國爲披猖。氓不堪命。神恫其殃。俾宋有圖。橫弛堅張。日月五辰。齊其啓光。實維太祖。肇基建邦。有若有苗。逆命弗祥。爰整其師。赫怒斯揚。荆舒既貢。南海趨蹌。庸蜀微盧。雖險無當。惟爾曰夏。毒靡有流。民始克昌。屢飢而饌。久渴而漿。冰極授衣。暑煩降涼。洎我聖君。傳葉振芳。聖神仁明。浩浩汪汪。吳人來王。幷汾懾降。服不以戎。鼓罔其鐺。風雨攸暨。如禽集翔。溳復天人。禮修夏商。前正後直。左賢右良。忠正祇驅。回邪跼藏。鰥恤寡矜。寇屏宄亡。藥蒸石黎。法衡度量。乃宅孝悌。乃謹序庠。衣帛食肉。罔有攸傷。圜譏匪艱。什一廢興。雖有罟網。不罹汙潢。雖有山林。不亂斧斨。雖有權衡。民不以強。雖有郛郭。民不以防。宗廟既清。郊社甚莊。品物爭瑞。史載交相。未詰俗化。將時合蒼。盈耳四海。但聞洋洋。其雍其熙。無施無爲。乾坤法之。治于垂衣。蒙彼蚩蚩。不覺不知。天下一致。夫何慮思。淸之淨之。平之泰之。倏變于道。殊途同歸。偉焉厥圖。本蕃益枝。百世之後。實流其奇。史官既良。康哉具書。古有吉甫。爲宣王詩。是故臣湘。作夫頌辭。聖德形容。神明告茲。狂斐恐憒。少頌史遺。

送駕部劉侯赴闕詩　并序

天子富有四海。諸侯述職于四方。天下爲藩屏者。有遠近小大。民有奢儉淳猾。故天災時數。麗其土地有吉凶否泰。則政事有好惡險易者。雖古亦然。當天下之凶否者。惟聖人乃能禦之。當一方之災祥者。惟賢人乃能守之。由是聖朝愼四方之選。革唐室之故。不以隼旟熊軾之貴。使有千里必命服讀聖人書。行聖人教。識天災時數之變。知奢儉淳猾之俗。察吉凶險易之事者。乃能爲之。

如是焉始命之于宰相俞之于天子亦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也盧之爲郡也不在邊徼不可謂遠矣其支邑在商世有放桀之地在春秋時則有稱唐子者稱舒鳩者其爲大亦可知矣然而其土沃壤其民侈僭其風猾其俗險六朝之後兵不及其境周世宗皇帝下十四城怒壽敵者則苦壽而不苦于盧繇是其土地益富人民益驕維屋宅牆宇皆丹刻楹桷玩具器皿皆雕鏤金玉子女服飾皆紈繡珠翠燕燕然益且滿其亦久矣天子宰相亦知其侈而且驕也復懼天之惡盈也將有時數之變非有道之士守其土則盧之民必蕩爲疫鬼免者無矣幸而駕部劉侯出于相庭也天生奇姿神與明智尊六經知四方利害凶吉變動之數必察其始終奢猾險詖之俗必識其去就淳化二年宰相簽牧于盧帝曰俞公固辭帝曰汝往哉公再拜駕軺以布天子命至則示儉約淳略行禮樂忠信禁侈制猾秩然有法度然而民未知教也或咨咨而云云公恐懼曰若是則吾知天命之將變矣明年正月至于六月不雨民遂困冬十一月火于城民復懼公弗禱弗祈或問其意對曰吾願與盧民禱于今日之後弗禱于今日之前矣然而歲雖凶無殍路之氓焰雖熾無逋土之客蓋守者之賢能禦警戒俾盧之民皆幸而免也故民始知天之道復知公之教相謂曰劉侯始示我以儉略勸我以禮樂禁我以奢猾吾謂迫而殘今天責之變乃知劉侯之憂我也故民始咨咨而終怡怡爲子者父始教弗聽及其賤于人也然後知父焉爲臣者君始勸而弗誡及其殫于人也然後知君焉由是奢者從儉猾者從教知禮樂忠信之可依也次年風櫛而雨沐

雖天之錫亦公之惠則移俗之道俾廬爲康寧之後圖其功與德必煥史牒爲後世之則也未攷績天子有詔將命腹心腸腎也今則升泰階則知夫致吾君于堯舜復何疑哉前進士趙湘始仕爲廬江尉走公麾下幸爲公知聞其去作詩以明之又作頌冠詩之首云

帝有天命四方是宜祥有時數元極則傳愛物在皇惡盈在天惟彼廬墟安寧有年土沃無蠹民驕且專窮侈勿度究猾相肩彼孽既盈厥兆斯綿天子眷之丞相竦然僉曰疇當劉侯其賢帝命欽哉布教甚玄儉以示之信以布之侈焉猾焉禁之制之惟公拳拳是民咨咨惟民未知其惡去遲公恐公懼吾知天時將及弗度明年果饑雨師不顧其歲莫支回祿仍怒公豫其知雖凶雖儉弗禱弗祈厥民既贏愛求其私始惻天變相議而辭公始儉我我莫肯隨公始廉我謂公啓威公實愛我而莫之知洎稟公教里閭相師易侈以儉猾庸悔追逮夫次歲百物咸宜雨奮于畢火藏于離民歌且謠四郊怡怡教民肅祗功德流滋史臣弗遺後世是資攷績未彰徵于帝畿腹心腎腸帝將布其民之懷仁亦孔之徵公不我留齎咨涕洟來既云暮去惟是思湘採民謠播于聲詩

南陽集卷二

五言律詩

華頂峯

連天含積翠。石路接危藤。日近棲鵰樹。雲迎望海僧。狖傳幽谷響。泉落斷崖冰。中有仙人宅。知居第幾層。

黃鶯

黃金類羽翰。飛出雪晴山。語曉他禽默。啼花別樹閒。微陽疑獨照。急管偶相關。紅杏園林閟。經時得往還。

登程主簿南亭

南溪亭蔽月。主簿好看雲。暇日曾移樹。炎風盡帶薰。四牕山曲入。一徑草微分。買石清流底。名賢待贈君。

蘭江仁智亭

蘭江江上亭。仁智稱爲名。山色曉爭出。水光秋更清。微風飄復斷。好鳥過還鳴。曾伴陶公醉。疊聞漁唱聲。

題石橋寺山井

何年鑿蘚紋。寒氣觸僧魂。穴在青松底。泉通白石根。汲因嘗茗客。窺有斷腸猿。偶向秋來照。吟髭雪露痕。

書松門寺壁

物外纖塵絕。堪聞樂道歌。好山光不盡。幽鳥語無多。樹影秋雲雜。泉聲晝磬和。高僧自禪定。時有野人過。

登揚州孝先寺佛閣

勝寺登危閣。凭欄卽近鵬。無雲生北固。看日下南朝。木落吳山迥。天晴楚水遙。從容萬慮息。自喜赴僧招。

金山寺

衆木皆穿石。名香自合焚。兩廊吳分月。一閣楚天雲。雨過新燈露。潮平晚磬分。僧吟貝多偈。夜靜釣人聞。

九日松林寺登高

九日松林寺登高。過石橋。野僧憐不醉。山菊笑無憀。屐齒憑泉漱。雲衣近樹飄。自知清靜意。應免俗人招。

登天竺靈隱寺上方

寺高傳絕頂。一到卽忘機。夜月逢僧早。秋雲出樹微。磬邊巖穴過。牕外海鵬飛。欲下菴苫磴。題名卻惜歸。

題國清寺

物外千年寺。人間四絕名。兩廊諸嶽色。九里亂松聲。海氣飄僧院。秋鐘徹縣城。夜來疎磬斷。月影徧樓清。

蘭汀晚泊

孤舟愁晚泊。葭葦暫相鄰。旅鴈初棲雨。江花偶向人。強吟還自愛。忽語有誰親。倚棹煙將暝。秋風起白蘋。

秦淮晚泊

晚泊秦淮上。無人獨倚檣。遙峰平積水。別浦露殘陽。往事隨天望。新蟬聒樹黃。漁翁有深意。不語自鳴榔。

書韓隱人壁

雨黑徑垂莎。全家在薜蘿。樹空穿井出。門掩燒痕過。寫易漸生硯。懸壺月上柯。近來山屐老。枯齒旋無多。

戊子歲東歸書事呈龐先輩

上國有春榜。遠人無試期。攜琴出關早。聞雨到家遲。臥病鄰皆笑。嫌貧僕轉癡。高堂倚門久。此去尚多歧。

題張處士山庭落葉

搖落拂殘基。蕭騷傍菊籬。硯浮牕外影。人拾樹中詩。掃綠粘苔冷。燒紅煮茗遲。巢烏還有意。猶在月明枝。

招阮山人宿

初晴石路新。溪戶別無鄰。自夏評詩徧。經秋掃葉頻。拂琴堂有月。飡藥病離身。欲話因來宿。西軒只兩人。

自題

獨居顏子巷。還自種忘憂。偶病閒辜月。因吟瘦過秋。泣多曾憶阮。貧極尚師丘。散拙兼成癖。如何稱俗流。

江秀才新居

營居知避俗。頷鶴過秋郊。泉照書初架。牕移樹未巢。留題新墨濕。掩戶舊鄰敲。數本當簾竹。茶煙漸欲交。

刻中齋唐郎中所居

古柳垂溪水。當門繫雪舟。開樽延白鳥。掃樹帶清秋。閣上看華頂。窗中見沃洲。尋常投刺少。來即是詩流。

秋夜集李式西齋

澤國秋光淡。詩家夜會清。雨餘逢月色。風靜得琴聲。小徑幽蟲絕。寒階落葉幷。嘗茶不擬睡。自起遶池行。

別耶溪諸叔

又散耶溪會斜陽在古原出門逢落葉去路有啼猿短髮不堪照新詩誰與論如何爲遠別風雪宿孤村

遊爛柯山

仙人與王質相會偶多時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棋樹高明月在風動白雲移未得酬身計閒來學採芝

天台香柏峯會思上人

孤峯連鳥道幽會與難忘對坐無人到空林盡日香斷崖逢積雪高木露微陽靜話看晴曉聯聯過晚岡

送杜少府赴華陰

行路華山前之官髮黑年移家擬拔宅作尉已呼仙近縣雲隨鶴當門樹著蟬吟詩因夜坐毛女落秋天

送張用礪殿丞赴闕

詔書徵入闕數日醉離筵野老衣多淚山溪雨送船郡齋閒月色江鳥得詩篇省閣人相待供吟幾樹煙

寄梁鼎殿丞

登門長失約千里阻關河每爲秋風至空令夜夢多舊時曾見許新諾復如何想望臨荒徑微微雨滴蓑

送韓幗秀才南遊

楊柳一蟬清關河九日行卻來時未熱此去雨初晴僕嬾嫌書重驢幽喜骨輕還因得新句山寺徧題名

送李先輩罷官之四明

官滿鶴衣輕全家在四明上船秋月白到岸海山青藥妙初痊病詩高舊振名遙思落帆處太守出郊迎

送李著作赴四明

暫辭芸閣伴欲上海邊城地近瀛州見山連越水迎駐帆寒草動移旆曉霞明到日新題出登高待雪晴

送沈天錫赴始興司戶

落葉上青衫攜家赴嶺南欲行猶買藥侵早即衝嵐久賤惟知事長貧不解慙山城騎病馬吟句去庭參

送周洞之蜀

劍閣衝秋去迢迢動鬱陶千山非故國九日莫登高峽樹參天碧巴猿向夕號當壚人不在何以慰離騷

送丁鵠下第客遊

尊前泣復歌清淚酒相和別岸春風靜孤舟夜雨多鳥鳴煙草露花逐夕陽波我亦無憀者東西欲奈何

送周湜秀才之武川謁黃員外（黃卽周舊主人）

特地照青銅行行謁謝公山窓新入夢池館舊聞鴻歧路雲邊去炎蒸雨後空郡齋如伴話滿座是清風

送羅權

相逢從冷澹此別復淒凉去路迎秋色行衣拂夕陽酒濃心易感詩好意難忘莫作關山役吟髭況漸長

送韓起

門外雨初晴春深送客行離筵近流水芳草向空城遠鳥啼仍亂殘花墜欲幷會須頻飲酒莫遣白髭生

送到逢吉

獨去誰相待。全家寄舊林。雨聲鄉外盡。秋色水邊深。別酒香和菊。新詩束傍琴。將行還共立。江上起孤砧。

輦下送沈天錫

未第逢花盡。殘陽照渡頭。入關頻值雨。歸棹獨隨鷗。樹暗臧鳴鳥。山空接漫流。琴書不同去。猶在酒家樓。

送劉熙

落日照行衣。鄉程隔翠微。聽蟬臨水別。聞雨抱琴歸。鬢髮各疑短。天涯相見稀。離歌一聲斷。江上有鴻飛。

答徐本

天遠草離離。秋霖寄信遲。相思逢葉盡。獨坐聽蟬悲。岳色寒前見。松心雪後知。頻招猶未至。時復檢清辭。

別所知

知音不可得。此去但消魂。別夜俱聞雨。殘秋自出門。水橫芳草渡。煙蔽夕陽村。應念千山外。明朝獨聽猿。

別楊塤

此身偏似鴈。南北但孤飛。久客難爲別。窮秋況未歸。去程寒雨細。留話夕陽微。試共江邊立。疎砧又搗衣。

及第東歸泗上遇孫穆之話別

偶負同年約。知君先出京。相逢得酒病。欲別值蟬聲。共立山當眼。分題雨過城。東歸幾人問。爲子恥詩名。

贈何明府

陶家宜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夜雨來。試茶還掃葉。買樹亦和苔。妙句鄰僧乞。仍聞得藥回。

寄東陽王明府

經炎雖得信。旦夕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涼看雨過。吏散見蟬移。誰共清宵坐。西軒月滿池。

聞蟬因寄東陽王穆明府

孤蟬鳴水湄。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清還似舊時。曾同秋館聽。併起雨堂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穆明府

又作殘秋役。陶公爲斷魂。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豫愁山館宿。相憶獨聞猿。

寄楊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禽鳴別樹。夜雨入空城。望遠魂堪斷。息閒夢亦清。曾陪遊嶽寺。遠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畦。聽雨公田近。開牕月嶽齊。宿禽無別語。病馬立閒蹄。夜坐聞清唱。何人釣月溪。

寄楊塤

閉門苦自長。春恨極天涯。落日山橫水。空城雨過花。斷狂曾避蝶。多病更聞蛙。江上無消息。風吹渡柳斜。

旅中示所知

無慘作客時。況逼入關期。聽雨醒如醉。聞蟬坐欲移。病催新髮長。貧有故人知。應念將行計。出門多路歧。

秋夕宿楊明府廳

主人無俗緣留客菊花邊雨氣寒幷竹秋聲夜雜蟬爽知於酒稱閒覺愛棊偏不欲敲孤枕更深卻漱泉

暮春郊園雨霽

郊園春已暮霽色射疎籬地靜苔過竹沙清樹入池野人來盡日山鳥語多時偶傍松牕立微風動七絲

詠山屐

鳥道人分去同行只有笻過橋泉照齒穿竹蘚留蹤夜閣吟登月秋山醉掛松自窺還憶謝會著在諸峰

秋日過吳侃幽居

掩門多徑草涼氣動疎林細雨經煙盡微陽到菊深話詩無鳥過試茗有僧尋欲去還留宿牕邊月照琴

登高

天晴九月九秋思攪騰騰大醉無人會高山獨自登看鴻時背水採菊阻尋僧往事還堪憶狂吟罷未能

自樂

自樂原西趣疎林入戶清洗池秋得月移菊夜棲螢古意憐琴淡新題喜病醒時聞岳僧至閒講煮茶經

官舍偶書

病枕方行藥公門似隱居孤煙寄庭木微雨長秋蔬宦薄慙騎馬山高夢結廬期僧仍未至慵寫與人書

野步

原野宜秋步支笻日欲斜斷橋時立鳥疎草露行蛇細雨霑梨葉微風過稻花坡西又吹笛煙火兩三家

贈省安上人

閉門棲古寺塵路杳無蹤夜講香飄月晨齋磬入松石屏泉氣冷山展蘚痕濃自說秋來興時時夢遠峰

僧院苦

香銷人寂寂鋪碧斷塵埃積雨聲初盡高僧定未開冷痕穿竹去秋陣隔泉回此處應長在閒人況不來

會平上人夜話

秋燈照岳客深夜坐前軒白髮新聞雨青山舊聽猿病多添藥債吟苦避蟲喧不寐還相對高梧葉自翻

照上人山房庭樹

惹雲非手植自與薜蘿交雨過苔侵影秋來月照巢錫寒枝上掛偈好葉中抄誰見僧行遶煙涼夜聲敲

贈水墨巒上人

講餘精小筆深院竹脩脩試墨因磨雨思山忽寫秋靜曾窮鶴趣高亦近詩流更擬緣清思和雲狀沃洲

送僧歸終南

夏海辭京寺終南路有松月高緣白閣葉盡到中峰漱齒泉飄錫冥心露滴鐘長安如不去期與鹿相逢

夏夜山中喜雨

何峯雲共出一夜灑山簷爽氣連燈濕涼聲得樹兼醉吟還有意臥聽似無厭已約凌晨起泉聲自捲簾

飲茶

晝夢回牕下。秋聲碾樹邊。僧敲石裏火。瓶汲竹根泉。影照吟鬚碧。香醫酒病痊。坐餘重有味。猶見半牆煙。

方廣寺石橋

白石峯猶在。橋橫一徑微。多年無客過。落日有雲歸。水淨苔生髮。山寒樹著枝。如何方廣寺。千古去人稀。

南陽集卷三

七言律詩

上穀川尹殿丞

瑣闥題詩送赴官郡齋瀟灑謝公閒樹邊棊閣開秋鎖池上吟牕見晝山吏散獨行紅葉外酒醒時望白雲間郊原漸有新烟火知是逋民鳥道還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好禽來獨院上樓高雪在諸峰泉當月際搖吟影蘚自雲邊得屐蹤此興未尋頻挂夢阮公池館舊相容

寄湖州刁殿丞

白蘋溪湛五亭寒物象全宜謝守閒秋盡棊聲過竹寺雨餘詩思落茶山鳥依高樹和煙宿人釣清流帶月還池館有情多入夢近來誰在笛聲閒

秋日過韓原隱居

霜落門前石齒清靜中曾聽咽泉聲分題會客多無說抱疾迎僧忽強行牕外葉隨蟬影過井邊苔趁雨痕生紗巾任側衣從破二十年來不到城

贈蘭江鞠明府

笛裏聲飄柳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孤吟夜倚琴邊月半醉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苔蘚長雨塘人散鷺鷥還蘭舟有客題詩望溪上家家晚唱闌

寄蘭江鞠評事

東望堪思捧刺時姓名相齒有人知公堂伴語山光入秋閣嘗茶樹影移石上琴尊容賞月水邊臺榭許題詩重因送客留連甚長記還家不敢辭

送春

留客強歌還強醉送春多雨又多風五更池館孤燈盡三月江城一夜空青鑑照髭疑有白子規啼樹已無紅相逢賴得明年約應向花前慰斷蓬

春日宿信安張明府廳

夕景含鐘露欲零幽人醉宿長官廳牀頭蘚色雖連月池底花陰更雜星梧葉乍題無物汗蜀琴微響有風經陶公伴客不思睡門外數峯山曉青

秋日江亭

遠岸鳴蟬未擬休蟬邊風葉動颼颼平沙露白聊宜鶴孤島分青獨映秋野色半侵凉氣濕水光低引夕陽流題詩盡日無人伴空憶瀟湘有釣舟

秋夜舟中作

酒醒身計正悠悠。澤國如萍信水流。獨夜聽鴻深浦宿。壞篷連雨一燈秋。年來自覺新詩澹。江上誰憐舊業優。腸斷山家數聲笛。不知孤客在孤舟。

秋夕旅館言事

一點孤燈萬里身。離腸曾攪九回頻。梧桐自管秋來雨。蟋蟀誰妨夜後人。枕上夢將衣共短。卷中詩與髮同新。江邊但厭攜琴去。明月西風滿路塵。

郊居言事

斷徑危橋積蘚痕。閉關終與俗塵分。深秋鶴影臨池見。靜夜棊聲隔水聞。山榻病來誰寄藥。石牀僧去獨看雲。閒吟閒醉慵開眼。門外寒蟲叫日曛。

早秋言事

芳染衡門綠有餘。不堪風月漸凄然。蛩聲乍出斜陽外。山色初來落木邊。掃葉偶窺栽菊地。卷簾因作擣衣篇。故人南北新髭長。昨夜高懷雨滴蟬。

暮秋過沈齊別業

暮蟬頻攀勝聞歌。白石牀清蘚色和。徑冷獨留寒菊在。樹疎分得夕陽多。沙泉月澹曾棲鴈。籬落烟微半著莎。誰問寂寥詩景趣。竹扉時有野僧過。

宿成秀才水閣

卷箔無應永夜虛凭欄還似釣魚師牀頭雨細飄蘆葦池上燈寒照鷺鷥孤枕聽泉隨斷夢好風吹竹隔殘基主人不寐客魂爽曉色欲來猶賦詩

雨中寄所思

寒氣蕭蕭瘦骨驚自知分得四愁平秋堂病起莓苔色池閣夢回蘆葦聲幽滴冷痕連樹影暗驅浮氣入詩情衡門獨掩還無語一日相思萬縷幷

登杭州冷泉亭

天竺峰西月幾層亭孤應忌俗人登山光曉射聞猿客泉影秋搖倚樹僧微雨洒臺青有點片雲生石冷多稜斜陽更起題詩興還喜重來或未能

題包山人拄杖

倚雲生處絕塵埃見說嵩高客寄來扶醉未聞和屐到伴吟曾是探山迴尋僧過竹青敲月看鶴沿池冷卓苔知渡寒溪偏得力夕陽風緊打冰開

蕭山李宰君北亭卽事

掃灑仍聞屬意勞遶池生蘚不生蒿敲花雨過琴絃潤吹竹風來鶴語高牕裏樹光清著枕硯中山色冷趨毫何人可作題詩伴試茗應思謝法曹

留連李寺丞吟詩閣

靜閣採詩人罕到棲棲樹石盡當簷長因夜月全開戶獨爲南山不下簾得句硯中秋水減覓題池上晚花添炎天幾度相留宿曾值風涼雨氣兼

遊石橋寺

陶令尋山勝境開偶陪清賞憶天台秋雲盡放諸峰出野水時聞獨鳥來巖畔坐宜窺蟋蟀樹邊行亦避莓苔斜陽石上題詩去更向松陰遶一迴

秋日宿楚江西寺

滄浪生計任西東人向蕭園寄斷蓬燈影半軒無夢寐雨聲長夜在梧桐閒僧正笑吟髭白故國那堪水樹紅志業未知誰念我明朝江上葦花風

聞曉角

一聲初起曉光浮吟笛啼猿亦暗羞清動月華猶滿樹冷呼山色欲歸樓時縈別館侵燈過偶帶涼颸入夢流誰會酒醒傾耳聽近來沙塞不吹秋

觀楚上人陳處士夜棊

對局清宵解客醪坐窺玄妙杳難羣勢侵孤燭和秋冷聲隔高梧帶雨分關外散飛星出漢水邊斜起鴈穿雲無人得見爭先意時被西林宿鳥聞

山居引泉

自引靈泉勝取冰．入雲窮穴始因僧．閒疏咽處秋無際．靜聽時來月有層．乍覺疎林多爽氣．漸疑幽石減寒棱．雨餘終夜西風起．流過吟牕幾著燈．

九日幽居書懷

九月蟬稀九日催．年光如逐水聲回．人思往事淒凉在．菊倚荒庭寂寞開．落葉偶從池上過．夕陽初傍酒邊來．白衣去後無消息．雨濕東籬欲長苔．

山行

翠滿衣裳遠徑分．漸供幽興入詩門．臨泉自愛窺筠影．過蘚何妨駐屐痕．因惹斷雲還倚石．偶看殘照學呼猿．行行卻喜無人到．曾爲秋來挂夢魂．

憶別

何處離筵酒欲空．夜凉橫玉自吹風．人當木落關山外．秋在月明池館中．隔水不堪驚遠夢．入雲猶擬觸孤鴻．憑欄寂寂還多感．誰會無言憶馬融．

書韓山人壁

山木爭高葉盡深．山人半醉在庭陰．常時具饌多餐藥．偶夜聽松不弄琴．雨後看苔連井口．秋來見月到池心．近聞墻外諸峯賣．只向茶鑪便煮金．

閒居書事寄逸人平上八

雨驅寒蘚入衡門顏子簞瓢近水濆靜話忽容幽鳥聽好詩長忌俗人聞半簾松影和秋卷一檻棻聲與竹分野客有情僧有意相思時望過溪雲

春夕偶作

一夕衡門獨自開雨陰深巷少塵埃酒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何處夜歌初欲斷四鄰春夢未知回因思此與無人共時復孤吟步綠苔

贈張處士

應問秋雲學得閒飄然如不在人間青篛篋裏詩多怪紫栗枝邊藥更癍江客對棻曾賭鶴野僧分屐借登山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孤琴踏月還

五言排律

寄雪川刁殿丞十二韻

柳渾曾吟郡中間遇牧之留連皆往日寂寞偶多時物象應無改軒車自有期憶山辭闕早採藥上官遲澤國開堪賞公堂靜好窺掃苔紅葉過臨水白蘋移樹石秋供畫汀洲曉入詩謳謠漁父得孤潔鷺鷥知笛外風含酒樓中月照棻野田耕帶雨寒井汲和澌城郭煙霞近人家橘柚垂會須尋此景況與二公宜

寄梁鼎殿丞十二韻

憶昔初投刺秋風八詠邊偶參知好目一見自多年吏散公堂雨簾垂館樹煙共吟曾試茗同坐或聞蟬渡水尋支遁登山學地仙獻酬多奧妙談笑屢遷延夜月侵詩卷寒燈落酒船醉容韋帶去臥許石床連池館今何遠汀洲思倍牽庾樓知有約顏巷奈多緣病眼隨蓬斷愁心逐旆懸高臺聊一望芳草夕陽天

七言絕句

和子華對雨有感

小桃凌亂逐東風繁杏枝梢次第紅把雨直須連日看春風一半已成空

雪白朱紅幾萬枝年年長恨失花期莫嗟飛雨淹游棹卻賴春寒發較遲

蒙惠拄杖及詩依韻奉答

藤枝既老解縱橫禪老因何有道情識取箇中無把捉眼前瓦礫是瑤瓊

蒙以詩惠水晶鎗輒次韻答謝

凝如寶匣開明鏡散逐金刀落素絲我爲年來多內熱徑呼玉筯盡三巵

聞太素絕食飲水頗甚清羸以詩奉招

曲肱飲水歸寒士服氣休糧號道人顧我非寒亦非道好來相伴祭身神

南陽集卷四

箴銘

室箴

夫子五十而學易。稱知天命。又稱可以無大過矣。蘧伯玉知非于四十九。韓退之少去非之一年。作五箴以自訟。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退之之賢。知過而自訟。然則訟之者何。蓋使不貳過也。予生三十四。是年未加于三聖賢讀書不及古人。賢不敢望于退之。其可不知其過者乎。因作室箴以自訟云。

待雨以室。食器以陶。不陋不穢。可歌可謠。回巷以陋。回飲以瓢。嗟爾不賢。比回孔驕。如不汝安。乃道之消。

爭箴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爭之其大者既賢。爭之其小者則愚。愚盍爾思。賢盍爾悶。爾氣方剛。爭既爾趨。爾近不惑。爭豈可誣。彼不仁爾訾之。將欲爾誅。彼不義爾斥之。將欲爾詛。爾不知改。將害爾軀。如必爭已。道實無汚。意不爲跖。教不爲朱。爾以是爭。雖窮不孤。

交箴

交可無乎。無將我愚。交可濫乎。濫將我誣。澹然不佞。湛然不汚。循循然不易。穆穆然不渝。惟如是焉。可相

與模。如詐如欺。匿怨以趨。口左心右。言止行徂。非吾徒也。可疾以趨。趨之苟遲。汝德宜孤。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交與其諂也寧愨。交哉交哉。汝其愼夫。

吐握箴

周公之待賢。吐握彰矣。公聖人也。待人若此。後之非聖者。宜如何待人也。因作吐握箴。

旦之聖耶。必待白屋哺三吐而出。髮三握而復。嗟而後人。非旦之族。胡可以餐。胡可以沐。

狐銘

狐有疑。決聽于冰。故能自知。人有疑。復聽于人。故不自欺。人以狐爲姦。以人爲癡。吁嗟若人。爲狐之蚩。

諫鼓銘

書稱陶唐氏曰。稽古帝堯。又曰。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當是時也。天下豈有不逮者。豈有見聞而出于堯之聰明者。豈有道不行于天下者。而堯設鼓以待諫。朝夕思念。惟恐鼓之不鳴也。惟恐諫之不陳也。由是巍巍焉而有成功矣。堯之後。帥堯之君民者。皆永年。若從諫弗咈者。命出納言者。聞昌言則拜者。故仁聖之聲。不泯乎六合。然而夏之桀。商之受。諫器具設也。將設之則朝夕恐恐然。懼有人立其器之前也。懼其器之鳴也。懼其將有諫也。故龍逢比干等皆死矣。民到于今爲之怨。今之民。非桀受之民也。聞名尙忿而怨。而況桀受之民哉。若龍逢比干。得立諫器之前。得鳴之。得陳之。必將使其君聰明。天下無不逮。無不合道焉。況令馳暴虐之聲于後世千萬年乎。故作諫鼓

銘以唱堯道云。

彼聖之君無可以諫而諫器是陳既設之惟恐器之默而人不云云昏之君有可以諫而諫器是湮雖設之惟恐其鳴而其說紛紛故聖益聖昏益昏鼓哉鼓哉如何不聞

論

薰猶論

傳曰一薰一猶十年尙猶有臭說者以爲人之善惡可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于天苟可易之則天之性無復盡矣在人之所稟莫非一氣莫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攷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薰猶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僞是仁義可爲詐佞乎是回邪可爲忠孝乎是賢可爲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之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爲薰猶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卒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卒能賢考鮮矣然則薰猶有臭以其親也親之至莫出于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復有瞍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鯀不復有禹禹之末不但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箕子（案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注云馬融王肅以爲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此從服杜說）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肖暴亂孰如朱均瞍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于朱均瞍鯀不能猶于舜禹受不能感于箕子管蔡不能易于文武周公是豈聖賢

之弗計及也。受之于天。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尙不能易。而況于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析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馨。馨之草近乎一蕕。必聞其臭。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粗而守其精也。

後卜論

李習之嘗作卜論。以爲刳龜以灼殘生勦壽。既勦殘之而又求其靈。觀畫于焦朽。不其反耶。且復謂聖人不當有疑。如垂法示人以筮可也。湘讀之輒不樂。謂習之負獨見之道。非遠而且大者。古聖人之所爲成法度于後世。然而不自謂盡其美善。由是設卜筮以曉于天地。以昭于神明。以定于心誠。故寓法于禮。有事于天地星辰山川鬼神宗廟社稷兵甲之用。皆卜之。悉印于天地之心也。故舜傳禹禹辭之。俾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又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周人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且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文王卜畋則曰。非熊非羆。成王既啓金縢則曰。其勿穆卜。至于洪範曰。謀及卜筮。又曰。龜從筮從。夫如是。古之聖賢未有廢卜者也。禮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明神。無非卜筮之用。不敢私褻事上帝。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又曰。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故天子無筮。謂皆大事也。傳曰。天子卜征。又曰。筮短龜長。春秋之事。百有餘國。無一不用卜者。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又曰。卜筮偕止。文仲居蔡。仲

尼以爲不知蓋卜有禮法焉今求之于聖賢討之于書閱之于詩循之于禮修之于春秋未見捨于卜者夫舜好生之道明矣然不以畏刳一類而廢天地之大禮如可廢則舜不當昆命于元龜如不誠又不當曰龜筮協從文王成王亦不當言卜夫子不當演卜于禮法春秋君臣又不當欽事其卜也謂其殘生勦壽則小者也卜事于天地宗廟則大者也聖人不以小而害大不以好生而害禮謂其精氣復而焦朽形不能以宣吉凶則不知吉凶也吉凶之道豈存于精氣而復于焦朽哉蓋發于人而應于兆示爾謂其惟筮可者則文王彖之仲尼象之亦可謂精矣此二聖人猶不能以彖象之微而令廢卜如可廢則二聖人廢之不當使後人廢之聖人之不廢卜者存其禮法爾假使今之卜不如古之道存之則猶可知禮法猶可存吉凶如棄之是不師古而忘聖人之制是不教以禮法不示以吉凶若之何稱聖人之徒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欲去卜甚于餼羊故作後卜論以復之

辨

泣麟辨

麟在圖書稱瑞應久矣以其仁宜出于有道春秋末周室既亂而獲麟焉孔子泣之說者意孔子爲虛應不宜出于其時是以泣抑亦不知孔子之泣也其泣也得非泣仁不行于世乎知麟之應而泣乎麟之性行乎仁者也是麟悲其亂而臣有殺君者子有殺父者天下之民不能聊生由是麟出焉且以示己之仁以勸時之不仁也孔子知麟也且悲夫世之不仁而不及麟之有仁者人不仁麟警而勸之是人不若于

獸也。人不若獸。夫子焉不泣。如謂之非時。虛應不當出而泣之。則夫子自泣也。非泣麟也。可辨焉。

揚子三辨

史言揚子吃不能劇譚。又言揚子投天祿閣。又言揚子無子。讀者疑其故。謂揚子學聖人道而有是者。或問于趙子。于是作吃辨、投閣辨、無子辨三篇以答或人云。

或問曰。揚子吃不能劇譚乎。曰。吃亦吃矣。不可謂不能劇譚。曰。是吃也。惡能劇譚。曰。揚子于衆人則吃。于聖人則能劇譚。噫。揚子之道。足以聖。足以賢。足以皇。足以王。劉歆知之。則曰空自苦。如是不知雄者衆矣。雄當是時。似不言者。況謂之吃乎。宜也。聖人之道。當懼其吃。道德。吃仁義。吃辭吃志而已。不當懼吃衆也。雄果吃道德。不當演太玄。吃仁義。不當作法言。吃辭吃志。不當反騷訓纂州箴而發焉。如是也。不可謂之吃。則衆人吃於道德仁義辭志也。雄吃于衆人也。

王莽自立。將以神前事。於是誅甄豐及子尋。投劉歆之□棻于裔。辭連及者。急收不請。雄校書天祿閣。治獄使□來及雄。雄恐不免。輒自閣以投地而不至死。莽知雄□預事。有詔弗問。病免弗獲。復爲大夫。或問雄投閣意。於懼其罪而弗生耶。將畏其法而求死耶。曰。非雄意。雄之道繫天矣。雄之命亦繫天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墜地□死矣。天之未喪斯文也。莽其如予何。曰。不能謝病。復爲大夫。如何。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雄意如是必矣。

或問雄無子乎。曰。然。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楚之稱王。故貽誅絕之罪。敢問如何。曰。載此非

良史也諸儒之于雄也不如雄經一也嫉雄賢二也經緯百王仁義禮樂則經矣若謂雄非聖作經而獲罪是仁義禮樂非聖人不當言非聖人而言是亦獲罪矣嗚呼言仁義禮樂者罪止于此不言者其罪如何噫雄之無子也非雄之無也實時之無也非雄不得子而子也是子不得雄而父也爲周公者必須伯禽爲孔子者必須伯魚伯禽生爲周也伯魚生爲魯也非周非孔不父也非禽非魚不子也爲雄子者必賢良非賢良雄不父也故主烏而不苗無復如烏者非雄之欲有也賢良之生必有時非其時不生故雄無子矣作經之罪吾未聞諸聖人作經有罪聖人當言不當使後人言之聖人不言而諸儒言之言之而無據非嫉雄而何嫉雄而不書余敢罪于史

南陽集卷五

說

釣說贈韓介

韓介行湘送之至于水濱見釣于流者指之曰彼水上者亦樂乎余對曰樂亦樂矣曰皆羨之曰子何羨曰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乎天下吾不若其人逍遙乎清流優哉游哉爲有得者安得無羨焉余語之曰子羨于釣而不知其樂之道也若子羨者但知匹夫之釣之樂也不知君子之釣之樂也匹夫之釣樂夫近者小者君子之釣樂夫遠者大者余將爲君子說釣焉說樂焉匹夫釣于流君子釣于世匹夫樂其身君子樂天下昔者夫子釣于世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乎天下己不樂而天下樂之曰敢問其釣具器乎其有獲乎曰孔子爲釣其器名同而事異竿以仁絲以義綸以智鈎以禮餌以信然後獲道焉釣魯釣衛釣晉釣鄭齊宋吳楚無不釣者是故勞一軀天下樂不惟樂之于古而又樂之于今孟子亦以是器而釣天下天下亦樂之噫孟子亦羨于孔子者也亦樂其大者遠者也今子之羨其樂也近其得也小愛匹夫而不愛君子不亦背乎子能羨孔子孟子持其所釣之器以釣道于天下無嘆乎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于天下如是爲樂不亦樂乎不惟樂之于今而亦樂之于後彼水上者生則生沒則沒非可羨其樂羨其得者曰釣于世者既得聞矣敢問釣于流者有釣世者乎曰有之非太公望乎輔文王釣道于天下天下之樂甚

矣。太公之後。吾不見釣道而有釣世者。嗚呼。一人而已。曰彼嚴光者亦釣焉。曰光亦釣名者。非所謂釣道者。孔子所謂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因子有羨于水上。故書釣說以贈行。

養說

善養者尊親而已矣。不善養者備旨而已矣。備旨非存乎志。或曰養之說。非甘旨則如何。能富于甘旨。是尊親也。不能富于甘旨。非存志也。非甘旨則何如。曰尊與志。養之大者也。甘與旨。養之細者也。君子務其大。小人知其細。人之生也。有富貴貧賤。故禮有等殺。事父母不可強富以充甘旨。如強之必求諸非道。將不義以爲濫取焉。是則見毀于身。見辱于父母。見謗于鄰里鄉黨。其爲不孝大矣。惡謂之能養乎。惟志與尊。雖富貴貧賤。皆在乎內而不在乎外也。存乎外者。人欲強之。存乎內者。人欲棄之。是捨近而趨遠。遺本而競末。古聖皆志而弗強。是以舜耕歷山。則以匹夫養。嗣放勳。則以天下養。子思以其家養。曾參以其身養。曾子歿。曾元亦養。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其子孫問有無。則亡矣。雖欲復進而孟子謂之口體之養者。曾元非甘旨之不充。非強其富也。聖人之徒猶不以爲善。況強富于甘旨。而果棄其志者哉。仲尼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多見其不知養也。作養說。

名說贈陳價

名之制。在古麗乎天。蟠乎地者。孰無名焉。然則累世而異者。其惟人之名。名之貴貴乎道。道由人不由名。道貴則名著。道賤則名汨。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古之聖賢。異道不異名。春秋時萬有餘臣。名不

避賤與拙是以魯有公子彄衛有獳羊肩楚有鬬穀於菟晉有公子黑臀羊舌赤鄭有公孫舍之凡此之類衆矣又若周公之子而名禽孔子之子而名鯉夫豈貴于名號焉秦漢以降厥道尤替名之者但見濫于古聖賢復求其貴異者今之世尤甚焉往往慕周公之聖者不名周公則名旦希孟軻之賢者不名軻則名孟噫何惑繆之若是也古之慕聖賢者慕道德仁義而已不慕其姓名也如慕其名堯及舜則當名柏名栗名犧名農不當爲勛爲華湯則當名昊名頊文王以能自昌爲昌武王以能自發爲發周公以能待旦爲旦仲尼之慕周公也亦至矣盡不爲旦爲周而自以尼丘而爲丘孟子之慕仲尼又至矣不聞名孔名丘而自以軻而爲軻揚雄之慕孟子又至矣不聞名孟名軻嗚呼古之人則慕其爲人今之人則慕其名之爲名今之人慕聖賢未若周公孔子孟軻揚雄之心也古人不以名慕之而今之人慕之道德仁義古人慕之而今之人不知慕口是而心非言敏而行訥于法似不恭于禮若不辨禮法之若是將以慕彼聖賢者不其繆歟潁川陳價始名宗柳蓋亦慕展禽之爲人也然而孜孜拳拳于聖人之道不隕穫不怠惰將以俟其有成也一日言及人之名請問其事湘爲演說因之請易宗柳于是顧其人能自志于學不隕穫不怠惰韞匵而待沽命之爲價字伯圭亦冀其爲人不止于展禽也因作名說以贈云

義雞說

淳化三年秋九月再舉禮部冬十一月至京師卜其館得崇明之右有公侯之舊地焉寬且潔深且閒喧囂之聲且不聞前有二門門之內有廳廳之西南隅爲廡廡之後爲室廳之後明而不屋不屋之地爲堂

爲奧。奧之東西復皆爲廡爲室。賃而止者凡十數。往共之。周旋屋曲。蓋無虛室也。潁川陳氏子名仲思者。其父于湘爲舅甥。湘于仲思爲兄弟。思父爲廷臣。思侍左右。雖東西南北而弗離也。其年。思父以王命之江陵。運束帛來輦下以實府庫。至是始相會。由是同館而異室。思次于廳西南之廡室焉。湘次于奧之東而嚮廡室焉。其于還往也。喻于外爲至近。喻于內爲至遠。然而還往朝夕。孰先倦焉。思自江陵市二雞而育之。一雄而一雌。一玄而一黃。其飲啄栖息。依然自得。一日雌雄並遊。乃自思所止之廡。越非親之室。三五而至湘所止之廡。既至而雄鳴。無怖懼之色。又若自得。湘思殊異之。語曰。是物也。豈能越其所主所疎之門而至其主所親之室哉。又疑其偶遊。亦未甚異。復視其往也。又不由疎者之門而徑復思止。又異之。自是累日而至。熟視數日。或日有三四至。或五六至。而終不遊疎者之止。異乎奇哉。物類者有如是靈。豈其懼疎者之傷乎。顧親者之愛乎。如懼其傷。是亦知也。如顧其愛。是亦義也。不然。胡爲不遊疎者遠者之戶哉。嗚呼。爲人者不能周身之防棄親而愛疎。去是雞也遠矣。況近于賢良者乎。湘愛其靈。賞其智。貴其義。異其事。作義雞說。有採而史之。不獨止于異。亦可警諸不智不義者云。

解

兵解

黃老言兵爲不祥之器。有道者不用。後世聞之。以爲兵者皆不祥。用之者皆無道也。嗚呼。其亦不知道之甚者矣。兵之器。不祥于凶人而祥于吉人。故有道者當用之以治天下。非聖人用之以害天下。天下之人

暴亂之殘賊者。必欲聖人之有兵也。是故軒轅氏戰蚩尤于涿鹿。桀害天下。湯升自陑。戰條之野。桀之民待湯若旱農之待澤也。且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桀之民欲聖人之有兵也。受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箕子比干爲匹夫。天下之民爲塗炭。武王兵之于牧野。誓其師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繇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軒轅氏成湯武王爲有道乎。彼三聖之爲心也。將欲用其器爲不祥耶。將不用之。則蚩尤桀紂者。且將焚林竭澤。絕天下命。毒流而不可止。彼三聖者如不用兵。是不仁不道之莫大矣。或曰。上古聖人與後二帝或不用兵。非有道乎。曰。兵之道當有時而用也。上古聖人後二帝者。無蚩尤桀紂之殘賊。如兵之非有道也。軒轅湯武有是殘賊。如不用兵。是無道也。孔子之聖。非欲爲兵說。在春秋時。則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我戰則克。皆有道也。衞靈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亦不祥于凶人也。春秋之後。若秦若項。若陳若隋。此爲凶兵。以毒天下。是亦兵也。而其道于軒轅湯武異。亦甚明矣。黃老之言。但以恬憺沖虛而爲道。不爭而爲勝。彼時將殺天下之人。恬憺沖虛。其能制之乎。故湘以爲兵非不祥之器。有道者用之。無道者勿用。學者有疑于兵者。作兵解。

序

送司門何公赴闕序

舜典曰。明四目。達四聰。所以觀天下而聽百執事之人。天下風教之未備洽。禮樂之未修理。必求于百執

事之賢者。是故堯命夙夜出納惟允。禹聞昌言則拜。周公待人。則不暇沐或吐哺而出。斯實聖人慕于賢。急于治。然則賢者或患不得位。得位或懼不獲言天下利害。及其得位而獲言。則風教禮樂何患乎不修。天下利害何患乎不顯。司門何公。讀經曉聖人意。以道德公忠爲便宜。開口論事無忌諱。抵斥回佞無嫌疑。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廉而濟。勤而智。倅于廬則訟簡而獄清。賓祗而吏肅。亦嘗自語曰。吾胸中亦有奇乎。天子仁聖。吾未得紛紛吐天下事。懼歲不我與也。然而天高而近聽之。惟公之善流于四聰。易所謂應之于千里之外者。癸巳歲夏六月。天子遣皇華者抵廬而詔。且將待其納言。求其所識者。是得位而獲言也。噫。昔孟子見梁惠王。問有利吾國乎。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焉。孟子之賢。踵于仲尼。是當以仁義而利之。不以利而利之。湘知今天子非梁惠王。不當問乎利。求風教之未備洽者。禮樂之未修理者。亦將泰生民使躋富壽之域。而公繼踵于孟子。是聖道之宜孟子不得言。而公得言耶。今不俟駕行。其至也。天子雖如堯舜。命夙夜出納言。雖如禹。聞其言亦當拜。宰相雖如周公。聞其至將不暇沐吐哺而出焉。及是時也。則知紛紛吐天下事。然後樹功業。振名教。洋洋乎裘回于聖時。不可知其終窮。湘職在秉筆。吏于屬邑。見賢不書。謂之隱。見義不爲。謂之無勇。聞天子之用賢也。于是乎懽暢鼓舞。造言摭實。備史之闕。

送杜驤序

儒有窮達而待時命者。古聖賢亦然。然則古之人皆善遊。或以名遊。或以藝遊。或以仁義遊。或以忠信遊。是故遊之名。煥乎亘千古。不可得而斥焉。今遊者則不然。或以趨媚遊。或以權勢遊。或以頰舌遊。是皆非

自爲之遊往往爲遊而愈窮況張仁義行忠信爲後世之稱乎嗚呼士之爲道也將欲能長且永莫不宜乎自然自然之道豈惟遊而已矣是進名干祿亦然矣今之造場屋者苟非用古道而以詐媚權勢頰舌而獲志皆不能久有位則賢者著昭晰之聲蔑有聞也京兆杜君蓋古之善遊者也行發藝振名行實隨貌甚古言益當不喜百氏之說爲詩著文皆附經籍道既孤介氣亦寡合故多爲今之遊者之所鄙耶傳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有憐杜者弔其窮悴謂其不能學速化之術湘獨賢而不弔古君子患道不能速不患不能速位所謂不待速者命也非行道不能之罪若道而速窮果甚矣今觀君之遊既異于衆人之化夫如是又何晚之爲恥耶以其速化而疾毀曷若晚達而久芳湘察其言無怨曠之氣視其面無隕穫之色是敢進說以贈行

送周湜下第歸寧序

周氏自文武克哲且爲聖人其族茂而代有賢者出不可略也今厥嗣復有其人曰湜少敏性直烈不爲兒女子之氣好古秉筆遊學天下淳化二年秋客綿雲郡因爲洗馬林侯之薦升禮部有弟曰湛自天府升禮部有司明試以藝工竝薦于天子之前一旦二子俱爲風波之困其進也無喜色其退也無怨容昆仲相與而辭曰吾家其有後矣兄弟學古俱獲中于有司其未稱旨者得非明天子愛吾兄弟也勵吾文學也又得非其時也有命也今舉于禮部苟一戰而稱霸是不能盡險阻艱難之身于場屋之間其得官也又惡能盡民之情僞而終身不辱乎大哉君子人也今進無忻色退無曠言者鮮矣周君進不以文自

勝退不以文自負知其時達其命古人所謂良田之不憂歲晚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周君其庶幾乎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淬辭鋒其復來也吾知其擅場無能爭乎勇者又何疑哉湘舊與之遊是歲先鳴負不讓之愧復愛周君不隕穫之道因致言送于都門之外

觀王巖彈箏序

樂主于音也音雅則和人誠能雅而和雖名器異而不淫于色不害于德也苟離于是雖塤篪鐘磬爲鄭人衞人之執惡能免乎趨數傲辟之過也淳化三年湘始作尉譜溪明年夏五月事稍閒一日同僚者挈酒登邑之南亭以避煩毒四顧晴爽薰風時來有王巖者實金陵人末至而居客之右觀其貌則脫略視其神則非俗人語爽而氣清主人揚之曰巖善爲秦聲問之則唯唯然湘聞則意有所不樂陰語曰是子貌脫略而神不俗求其藝則何鄙而且俗哉未幾主人命是器置于巖之前巖色無愧復不讓試調之鏗鏗然始作泠泠然縱之純純然自初而終且爲瑟聲似非秦弦也愛而問之則捨器而作對曰某之志始在琴瑟也幼能學琴逮成人遇秦弦或試調弄調之則心存乎雅正由是至于和往往離部之曲作操弄宛爾琴瑟之道如是亦使人不蕩其心不淫其志無凝滯之想嗚呼邪正之音果在乎人不在乎器也巖之志本雅雖手因乎奏弦而心存乎焦桐夫豈異乎在莊墨之教而好周公孔子之道居蠻貊之國而樂忠信禮樂之事苟手存乎焦桐心存乎秦弦又豈異乎讀堯舜之書行桀紂之教立冠裳之門發屠沽之行易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也噫手焦桐而心秦弦者皆是也湘愛巖異于衆因書實而爲序

王豕支使甬上詩集序

詩者文之精氣古聖人持之攝天下邪心非細故也由是天惜其氣不與常人雖在聖門中猶有偏者故文人未必皆詩游夏文學人也仲尼以爲始可與言者與夏而不與游游不預焉則于文而偏者不疑矣然則用是爲泠風以除天下煩鬱之毒功德不息故其名遠而且大也近代爲詩者甚衆其爲章句之君子或鮮矣或問何爲君子耶曰溫而正峭而容淡而味貞而潤美而不淫刺而不怒非君子乎反于是皆小人爾未有小人而能教化天下使名以充于後世者也太原王公文固天與之精氣又能詩也造意發辭窅在象外戛擊金石飄雜天籟閎邃淳渾幽與玄會其爲美也無驕媚之志以形于內其爲刺也無狠戾之氣以奮于外所謂婉而成章者豈惟春秋用之蓋王公之詩亦然矣夫如是實章句之君子也當持之攝天下邪心除天下煩鬱之毒豈誣也哉君始登第卽遊甬橋幕得二百章號甬上集淳化癸巳十一月授湘謂湘知詩可以發文言是詩以爲冠湘既好學復有癖于其間因不敢辭聊爲精氣君子之說題于集之初如有責之以簡略亦敢對曰一言以蔽之是月二十五日前進士南陽趙湘序

送桂九官歸鄉序

士君子生有四方之志以其立功名享富貴而已不知其道者恥乎身未能赫然爲冠裳之耿光往往忸怩于鄉黨無歸歟之心嗚呼其眞不知功名富貴之道也所謂功者學登乎古賢名者先聲而後實富者仁義充乎心貴者朋友敬其志四者行矣雖布素之衣委乎塵凡其歸也小人知其窮君子知其富四者

不行矣。雖軒冕之光。熠乎其地。其歸也。小人知其貴。君子知其賤。華陽桂君。余鄉人也。于余家爲三世之舊。十年之前。與余之河朔寧其父。然後遊京師。學聖人之道。去年。余再舉禮部見之。實未求諸侯之薦。詰之則其辭謙謙。及徵其書觀其行。則皆密邇賢室。其不隕穫者。余知夫待價焉。今將歸衞焉。其貌古而神清。學既工。名復振。仁義斯備。朋友斯敬。其鄰里鄉黨有君子也。則知其功名富貴焉。苟貴其中而責其外。余則歌曰。衣錦褧衣。裘錦褧裳。今過予館留三四宿。言不能竟其言也。余作送桂九官歸鄉序云。

南陽集卷六

雜著

原教

道之爲物也無常名聖人之所存者七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其具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合而言之是爲七七者皆道之所由生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由是明之之謂道由是行之之謂教教所以存天下也柏栗有巢之世其民飮茹而樸道易而教隆不親親不子子巢之穴之然則七者具于其中矣聖人者能因其化不煩于教也故七者不復萌堯舜以降氓之性不由道矣然而聖人者不以其不由道而棄之是故宮室之庖燧之衣服之寒燠之暑涼之而後教之以七者禁不齊則禮禮不齊則刑示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事節之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道是七者之教聖人無他心但欲其復道而已矣或曰二帝之氓亦柏栗之氓也柏栗不教而二帝教之不教者樸而教者不樸豈亦二帝之心不爲柏栗乎嗚呼其亦不知道者也柏栗去天地之近者也二帝去天地之遠者也近者易而遠者難吾亦有說焉天地之未闢渾渾焉亦若子之胎其母也闃然而不分既闢焉蒼蒼焉亦若子之胎免其母也游然而不辨既定也空空焉亦若子之懷其母也乳哺之聲習之寢之息之沐之浴之鞠之育之皆信其母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形蓋柏栗氏之氓也其不教而自化者可知矣至三皇氏之氓亦若子

之乳乎三四月焉。指其頤則笑。怒其聲則啼。熟視者則附之。不熟視則離之。觀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且形矣。情與性紛紛焉交乎其中。亂乎其外。喜怒哀樂愛惡欲而得常。蓋其生也久矣。天地之遠。教道之難。又不可見矣。然則堯舜教之勤亦至矣。俾其成人而反乎胎也。其爲教愚見柏栗之易。堯舜之難也。柏栗教之于無知之前。堯舜教之于有知之後。無知者性情也。教有知于無知。不亦難乎。或曰。七者之過。既知是七者。若之何能無知乎。對曰。亡是七者禽獸也。古之無知者。心湛然坐忘遺照。性情之不撓。喜怒哀樂之未形。暴亂姦邪之不作。果混乎禽獸而不疑。然而七者作。豈害于無知乎。道存而已矣。性情者生乎人之心者也。七者治人之性情也。七者果存道焉。易曰。聖人以此而洗心。七者作于外而存乎內。喜怒哀樂之不生。沖沖然寂寂然。以樂天下之不爭者。是復之于無知也。故曰。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本乎心。非在乎無知有知之相害也。堯舜之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是教天下。無他說焉。或曰。楊墨之不爲教也。如之何。曰。小是七者。申韓之不爲教。如之何。曰。異是七者。然則亦有以教人也。曰。非教也。惑辭而已矣。噫。楊墨之小。申韓之異者。皆所以惑人之心。心惑則情性亂。情性亂則道異。道異則教舛。君臣父子之不分。暴亂姦邪之不息。其欲教有知而至于無知。嗚呼。其不可知其幾矣。

本文

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詩曰。本支百世。禮謂行有枝葉。皆固本也。日月星辰之于天。百穀草木之于地。參然紛然。司蠢植性變以示來。罔有遯者。嗚呼。其亦

靈矣。其本亦無邪而存乎道矣。聖人者生乎其間。總文以括二者。故細大幽闡。咸得其分。由是發其要爲仁義孝悌禮樂忠信。俾生民知君臣父子夫婦之業。顯顯焉不混乎禽獸。故在天地間。介介焉示物之變。蓋聖神者。若伏羲之卦。堯舜之典。大禹之謨。湯之誓命。文武之誥。公旦公奭之詩。孔子之禮樂。丘明之褒貶。垂燭萬祀。赫莫能滅。非固其本則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搖矣。而況枝葉能爲後世之蔭乎。而況能盡萬物之清乎。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奈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爾。傳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本乎道而已矣。後世之謂文者。求本乎飾。故爲閎玩之具。競本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義禮樂之根蒂。是郤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矣。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聖與賢。今非聖賢。若之何能之。對曰。聖與賢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狀亦人爾。其聖賢者心也。其心仁焉義焉禮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則聖賢矣。以其心之道。發爲文章。教人于萬世。萬世不泯。則固本也。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果賊于儒術者。爲蠹教之物者。古之人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將正其身。必治其心。將治其心。必固其道。道且固矣。然後發辭以爲文。無凌替之懼。本末斯盛。雖曰未教。吾必謂之教矣。如不能。是不若盲瞶之夫也。盲瞶者不學聖人之道。罔然無所知識。雖無所知。猶不爲儒術之殘賊。不爲聖教之

罪人矣。吁嗟。如是之不固也。其幸未混于禽獸爾。而況能教人耶。而況能道于萬世耶。或曰。今之言文本者。或異于子。如何。對曰。韓退之柳子厚既歿。其言者宜與余言異也。

室警

天生烝民。本異乎鳥獸。飲食衣服居處之事。其實別矣。然而飲食衣服居處有若鳥獸者。其心則仁人也。飲食衣服居處有若聖賢者。其身則鳥獸也。古之人有巢于木。處于穴。毛于茹。血于飲。皮于衣服。在鳥獸之間而不爲鳥獸者。後世聖人懼其混也。爲之宮室。爲之飽食。爲之黼組。將欲使人知其身其心果與禽獸異。奈何飲食衣服居處之且異。而其心愈不仁。夫如是。則古之巢穴有仁人者也。今之宮室有鳥獸者也。巢穴雖近于鳥獸。而其心遠矣。宮室雖遠于鳥獸。而其心近矣。嗚呼。巢穴之間。人獸易知也。狀斯別矣。宮室之間。人獸難知也。狀斯同矣。聖人雖欲其不混也如之何。

迎富文

淳化四年送窮之明日。衆人復迎富。南陽子亦備禮潔誠將祝之。惚恍焉若趦趄而有聲。逼之則弗覩其形。問之曰。聲于空者得非所迎之神乎。對曰。然。聞子之迎。敢有不至。是露影響。是吐思慮。吾實其神。非窮之鬼。有意有氣。有車有騎。族類既衆。臧獲甚萃。兄驕弟奢。妻珠子翠。惟飲與食。金玉其器。今子迎我。亦頗容易。簞瓢鄙陋。蘋藻憔悴。掃灑雖潔。餚品無異。詎可以食。胡可以醉。子盍聞乎。金穴馳聲。玉樹稱譽。錦赫搖帳。珠光動履。進退朝夕。酒醋音嗜。生爲人奢。沒爲神侈。子如欲富。吾等能致。請徹其禱。請重其餼。貨殖

可圖聚斂斯備子如不能去富遠矣主人咍而應之曰是何言歟輒鼓脣齒君子固窮窮不濫爾吾不汝迎汝來何謂吾實迎富不迎其利迎之之神自有書記若汝等輩非我族類驅汝所往汝必爲誹汝姑屏息勿得當位但隱厥狀踧踖回避聽吾迎富使汝知愧遂揚其聲精厥心志祝之曰嗚呼顏其降乎管其至乎顏曰子淵管曰夷吾仁哉仁哉孔子以呼三百無怨三月不渝不讓于師將聖與俱富哉仁焉可以依於吾今是迎願爲其徒有馮者驩有段者木文侯是禮田文是服義哉義哉奮勇如逐惟富是思惟貴是復富哉義乎可以爲勗吾今是迎願爲其族晉文伐原范子烹稷尾生抱梁魏侯冒鏑信乎信乎如寶如璧大車小車輗軏相敝富哉信乎孔子去食吾今是迎願奉其職子思至誠曾參是效反必以面出必以告斷樹殺獸有時誅罟孝哉孝哉禮經深造五用雖殊一源同到富哉孝乎志養爲號吾今是迎願奉其教吾迎四者敢不忠告于是屏息之鬼相顧相導瞬睛露舌齒鳴脣掉或有以怒或有以笑且曰主人之迎非我之好相呼以去出門叫嘯長揖主人謂主人傲主人勿輕吾有人召

釋奠紀

余世爲儒少學七歲橫經十五始屬文二十五授鄉老書因始舉孜孜自修自癸未至于壬辰凡九載復上中選其年夏四月授廬江尉秋八月二十有七日至官而祀期遠矣明年春二月祀期至而病不能興至于秋八月祀令尹修舊式先期一日使主者以羭羊一豚豕一黍酒時果巾水潔淨蠲齋嚴楚釋奠于孔子廟三獻者戒陪位者肅趨事者謹執籩者齊時邑簿有適余行亞獻禮始獲以儒之禮法秉笏具服

而載拜祭于先師孔子也。嗚呼。余之不材也。獲祿以奉其親。預禮以祭其師。進退揖讓于十哲之前。亦儒者之道而所獲多矣。如其峻位秩赫聲勢。皆儒之餘而人之命也。故余以祿親祭師而自足。復踴躍知孔子之道教不廢。而禮樂之不崩。余親友或痛予處賤位。未能耿耿然發爲儒光者。故余悚慄不敢當是說。及祭先師。遂作釋奠紀以曉痛者云。

周仲嘉哀辭

亡友周仲嘉。余鄉人也。少孤。未成童。侍其兄于京師。既成童。骨甚異。氣清而神峻。因不好弄。嗜書籍。凡戲亦用毫墨爲具。言笑必調。弄音韻。辨清濁。遂能作歌詩。既冠。尤善屬文。賦頌箴傳累百餘篇。雍熙初。其兄官嵐州。由是求嵐牧薦書。太原之墟。自唐室壞。據爲戰國。其俗之有子弟。但淫于矛楯戈戟之器。故文教爲廢器。絕修理者。今天子之德柔服。始被聲教。故仲嘉贄嵐牧書而獲薦。郡縣風俗。始識進士禮。其年嵐獲一麟。試一士。既獻于天子京師之間。公卿大夫悉異之。有謂天將以太原爲木鐸。故麟及士皆寓彼。且俾其人知瑞應。識賢良。由是場屋仲嘉之譽籍甚。其年。予亦始授鄉老書。仲嘉首來顧。遂與之遊。爲傾蓋之舊。于是傲館同處。相切磋琢磨。道日益。交日善。既而俱不利戰。皆出都門。梗然爲南北之離。端拱末。仲嘉復求天府書而文價益振。愈始舉時十其倍。予是時居父喪。不能偕入。但聞仲嘉聲勢之張。其年果上。寄書來江東。弔予窮悴而復自巽辭甚不樂。實交友之心也。又三年。予再舉至京師。仲嘉爲浚儀尉。予不暇往。仲嘉引僕鞭馬。循衙

衔來尋余。既見之。且悲且喜。且慰且語。又愈往年之契。所謂然後知松柏也。余既中第。仲嘉以春司非官罷試。拜光祿寺丞。相見賀曰。某與吾交之道。不爲不篤者也。余既授官。又與仲嘉別。愴然之懷。復愈往年之別。余既至官。有人自京師來云。仲嘉之母喪。其人因哭母而疾。京師卿大夫皆弔而恤之。余方馳介爲弔問禮。踰月又聞仲嘉之昆不祿。仲嘉既泣其母。又哭其兄。于是一病而卒。嗚呼。何天不慭之甚焉。何嫉賢禍善之至焉。仲嘉年始及壯。令絕父母昆弟。惟一寡婦一孤兒。一孤女。皆未五六歲。將安以歸乎。余惟是故哭仲嘉。其知命則不哭仲嘉。仲嘉之才之美。無速朽之憂。是永年也。夫夭而爲壽者有之。故皇甫湜壽顏子。韓退之壽李元賓。亦稱歐陽詹可知爾。噫。朋友之心。其將如何。今寡婦于禮不可問。兒未可筮仕。女未可求歸。若之何而塞朋友之志。悲夫。仲嘉既卒于京師。則知銘誌之文。皆當世在上位知仲嘉者爲之。故余不復言。仲嘉之三世。其遺書亦當有典筆者編而序之。余亦不盡書其道。但作周仲嘉哀辭云。

幼不弄兮成童。可誇毫墨爲戲兮。將握靈蛇。既弱冠兮文能攝邪。但見金兮不聞有沙。名籍甚兮爲聲且華。道頗光兮祿位彌加。善于友兮久無疵瑕。孝于親兮克睦其家。不幸短命兮今則無耶。婦寡息孤兮可哭而嗟。室雖窶兮事業甚奢。壽雖短兮聲名極遐。人謂其折兮凶且無涯。余知其沒兮隆而不窪。已乎已乎。嗚呼仲嘉。

原跋五首

士之從宦困于當時而文章顯于後世者多矣其能不戚戚于窮厄而泰然自以爲樂者既知有命又知屈于當時者近而伸于後世者遠也余讀太傅趙公文至于抑揚馳騁辯博宏遠可謂壯矣豈止其詩清淑粹美之可喜也公之盛德有後矣然方其屈于一時其所以自樂而忘憂者詩也可以想見其人焉廬陵歐陽修題

余守淮陽從事趙君以其曾大父司徒公文集見示且曰願求一言爲不朽之託余首讀其詩清澄蠲潔淡雅夷曠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病而未能者往往屢呈而間發鉤而探之殆可以踰陶謝稽阮之藩而徑躋其堂直而循之規繩矩範不失乎沈宋李杜撰述之要其悠揚之趣從容樂易之風神昭然在人目前竟無毫髮近于模擬而非自得者蓋其爲詩盡閱前人之作而深知其意然後辭之淺者不在區區襲蹈已自建立克成一家次及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餬議方士大夫牽于對偶聲病之習獨能斬絕而弗承遠追韓柳之從以爲宗主默契其旨而脫略其辭故亦無片語隻字稍涉前人之踪橫騖別馳要之有所詣而後已此與夫守陳迹而不遷徇博雜而無統紀者固相萬也集之可傳也審矣豈必待予言乎然自歐宋而下言足信于後世者嘗爲之題序矣以余之鄙陋乃復掛名于其間則所以攀聯依附爲不朽之說者非特傳公之集余亦自爲計也于是乎言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桐廬吳儔題

予祥符辛亥歲爲舉子日聞叔靈詩名籍場屋中洎嘉祐庚子出守延安郡越三年會令孫祕授揚宰于屬邑邑曰臨眞接之從容且袖一軸爲貺然已熟其爵里次索其家藏南陽集及覽之不能釋手者累日固與前聞不虛矣又宰君風雅之體善繼祖德知淸芬爲之不墜其緒叔靈文集則有宋子京冠篇具載其美誠爲不泯惜其早世位不充才餘慶當在諸孫子予嘗作詩追紀別幅子厚有云凡我從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因筆之卷後治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延安官舍蔡襄題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前此十五年龍圖閣直學士趙公以太常博士爲蜀之江源宰同時在臨功幕屢往來公之治下見公歌詩者爲多矣其言溫厚有法與前輩俛仰殊不爲彼此之異同每謂人曰是等語潔而不拘麗而不淫孤飛絕馳蓋二百年前有此耳向非得之于天豈得制度于其家也公今爲益州路運使同復以職事屬部公召至左右問以語文字之學因出其大父家集若詩與文者凡兩大帙使同得盡窺之同退屏諸慮伏讀累日悅若己之身侍大帝祠太室燦如華衮之在目而鏘如雅音之入耳也繁文哆韻悉遠觀聽信夫靈氣游于太空雖云囂氛久隔不下亦有人焉自得之矣乃知公之所爲祖風在也他日持歸于公且謂公曰公嚮爲此轉運使時大尹尚書宋公已爲公序此集有云宜從鏤刻以廣傳聞焉爲後世規矱同今敢願從尚書之言誠學者之幸矣公曰余志也子其爲我紀歲月之實同乃執筆題其後因道其所以云治平二年十一月一日文同撰

安國訓古書以貽後代福時編中說以傳素業是知經子得不泯絕者蓋有賴于後人也大忠先世太傅

南陽公當國初文章方興未盛之際以詩聲爲一時宗其他著述遠邁古作備見于宋景文公之序及歐陽文忠公諸大賢之跋中更兵火家藏散失先伯父古隨通守復得丞相呂公之家先君致政朝散手加鈔錄每恨未能鋟板僥倖試送遂割微俸以成初志亦庶幾古人貽傳之意云寶慶元年季秋九月六世孫朝散郎知慶元府昌國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趙大忠跋

按趙湘南陽集。宋時已失傳。故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均不載。四庫館臣以北宋人詩文傳者日稀。特從永樂大典掇出。又益以宋文鑑、刻錄、方輿勝覽、瀛奎律髓、文翰類選、雲門集、爛柯山志諸書所選叔靈之詩。輯成六卷。冠以宋元憲序。文後附歐陽文忠等跋尾五首。用聚珍版印行。卽此本也。繼而南城胡氏又據此本翻雕於粵中。惟叔靈之詩。宋本嚴陵集中。尙載有五七言詩四章。長塘鮑氏曾採以附注於所刻耆舊續聞之第八卷。仁和勞格亦錄其題於讀書雜識。因據以刻爲拾遺。勞氏又謂此本第三卷七絕五首。全見於韓持國集第十四卷。蓋持國之集。亦名南陽。因而誤採。特記於此。他日重雕。似可刪薙此一體焉。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首夏。會稽孫星華子宜識。

南陽集拾遺

新定旅館中作

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毘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桐江晚望

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溼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早梅水搖冰欲泮春近雁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秋晚舟泊桐江

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羞爲客及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雁偶隨鷗鄉心旅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舊續聞卷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南陽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趙湘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